

羣英書義
石渠意見附拾遺補缺





羣英書義

張泰編輯
劉錦文編選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羣英書義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祥邪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本館據粵雅堂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書義羣英姓氏

利士雄

名偉孫號耕雲建昌錄事司人進士利碧雲兄也

劉叔遠

名慢建昌新城人廣昌縣尉

敖巨卿

名立極建昌南城人

饒士謙

名大受建昌錄事司人進士饒泰兄也

饒士元

名泰甲申江西進士寧州學正

利士貴

名鑾孫號碧雲癸亥江西進士醴陵州判官

聶以高

名公升建昌錄事司人癸亥江西進士乙亥再舉晉寧路儒學教授

林世良

名口口建昌錄事司人

傅紹開

名遜志建昌南城人

吳周翰

名楨建昌錄事司人

丁士陽

名口口建昌南城人

寧希武

名大智建昌南城人任建昌路盱江書院山長

黃季武

建昌南城人

書義羣英

姓氏

書義羣英 姓氏

林達則 建昌錄事司人

羣英書義上

盱江張 泰叔亨編輯
建安劉錦文叔簡編選

舜典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利士雄

聖人察□□以考器。正欲合天象以致化。蓋昭垂於上者。有不一之運。而詳察於下者。極至妙之理。然後天人之化。相應而不忒矣。故帝舜設位之初。首察乎天象之著。以璿璣玉衡。所以法天之轉移也。以玉爲衡。□□璿璣而仰觀也。於是而知乎日月之周流。五星之□運。其政事之施。莫不齊一。而與吾之政合焉。聖人之致察於天。豈徒然哉。舜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以此嘗觀聖人出而整理庶務。非無他事之當急也。顧乃拳拳於天象之審焉。得無失之迂哉。豈聖人考驗乎天象。乃新陟之初。所當先務者也。蓋天之垂象。示人以休咎。而人之取則。以爲用事趨舍之幾。爲至微也。觀日之次於星鳥。而後知平秩東作之不可緩。瞻月之從於箕畢。而預知爲震風凌雨之謀。是民事於此乎得矣。孰考器以觀象。爲可後哉。倘無以審察璿衡之妙用。則陰陽五行。默運於亭毒之表。而人固邈然不知其孰爲順孰爲

逆也。由是而欲以用事焉。將見其冥行妄行。以蹈夫乖戾之境者。殆不可數計矣。聖人安得而不察之於其始歟。是以帝舜於受終文祖之後。上帝未暇類也。羣后未暇覲也。必先汲汲於考異之元微。而致察焉。在之云乎。參互訂正之謂乎。運者爲璣。而以璿飾之。璿乃珠之至美者也。璣則如機械之機。而使自旋轉也。望者爲衡。而以玉爲之。玉乃石之至貴者也。衡則如權衡之衡。而使之常適平也。璣衡而致其察。舉無毫釐之差。然後日月之往來者。不必齊於杳冥之中。五星之躔次者。不必齊於茫昧之表。惟卽璣以觀其運。窺衡以望其際。是雖有遲速之不同。伏逆之或異。而無不均且一矣。則昭垂之象。政固有七。而審察之精。使之咸齊。正以七政之齊者。乃所以示天下國家之政。而與之合焉耳。初豈天自天而人自人哉。卒也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其從容氣象。儼然無異於北辰之端拱。而衆星旋繞歸向於前後左右者。翕如也。夫子固曰。舜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善知聖人得於璣衡之在者。蓋審。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劉叔遠

聖人進言以驗諸侯之功。正思名器本惟及於民功也。夫車服者。名器之所係。聖人以名器賜諸侯。正爲有功於民者旌表之也。而欲知其功之在於民。將何以試之哉。惟夫敷奏其所言。以明試其爲功。使言果皆切於爲民。而非出於喜功生事之言。則一敷奏之餘。於其功也試之明矣。由是而爲車服之賜。

而民功曰庸之外。又豈他屬耶。舜之巡狩。用此道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見於舜典之書。嘗觀夫子之言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以夫子稱譽之辭。猶且必得於所試。況虞廷聖人。以名器與人。而有不聽其言以驗其功乎。嘗觀成周於諸侯之制。車旗衣服。皆以命爲節。固非輕於所授者。而春朝秋覲。夏宗冬遇。必於曰事曰功曰謨曰慮特拳拳焉。此豈無見哉。天下不皆嘉言。而或有側言以改度。不皆成功。而或有邀功以激變。自非聽其言之是非。于以試其功之可否。則車服輕付。必有至於害民者。此司勳以民功曰庸。其視虞廷之車服以庸。吾知其民功之外。斷無他授矣。舜大聖也。以堯之授舜。宜無待於歷試諸難。有不容已。其言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則是因言而知其可績。未嘗不於歷試得之。故曰。舜有大功而爲天下。而天下同心戴舜以爲天子。則其有功於民。豈淺鮮矣哉。舜之巡狩。固將求諸侯之有功於民者表而出之也。而車服以民功而後錫。舜果何以知其有功於民。而車服以旌之哉。蓋功之切於民者以庸。而可試其功之在於民者以言。倘其言之虛張。無非爲好大喜功之意。是其言祇爲黷民害衆之舉。不足以言庸也。必也仁人之言其利博。吉人之言其辭寡。是爲濟世之策。安民之計。吾於其言。而敷奏其一利一害。所以知其功之可否成與。皆明試於敷奏之頃矣。就其功之有益於民者。車服有所不吝。使其功之不在於民者。車服有所不及。夫是當時諸侯乘其車被其服者。皆知闢田野。安旄倪。舉凡有益於民者。汲汲爲之。而不敢以殘忍暴虐。以害其民矣。非帝舜之奏言試功。孰能致此。異時黎獻來臣。固非巡狩之比。而車服以庸。亦必先敷納以言。而明庶以功焉。是知謂之

明試則必因言之奏而試其功之可及於民。謂之明庶則惟言之納而使其功之明著於庶民。其於試不試之間。可以見帝舜待諸侯與黎獻之道矣。後世巡狩之禮不行。而天子之權益替。晉文有功於襄王。王賜之大輅戎輅之服。且有請隧之舉。至於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皮先路三命之服。子產次路再命之服。而名器亦不由於上出矣。吁惜哉。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劉叔遠

人聲與樂聲以相協。則神心與人心以相安。詩樂之節雖微也。而神與人之心實關焉。詩根於心。導之而暢。樂因於詩。制而不流。如是則詩樂相宣。各得其序。幽而神祇格。明而人心安。祀事孔明。所係者重。豈容以聲音末節而忽之乎。帝舜命夔典樂訓冑子。可謂克知乎此矣。書曰。云云。見於帝舜命夔之典。如此。甚矣感假幽明者。莫如聲與樂也。故詩者樂之本。樂者詩之文。詩由心而作。初焉無以導之。其失也迫。樂由詩而作。終焉無以節之。其失也流。以歌而導聲之發。以律而節樂之成。詩樂備舉。咸得其宜。殆見神聞而歆。人相而安矣。其用豈淺淺哉。況冑子君之長子也。終圖大業。丕纂鴻基者。安有臨祭而。不思敬。奉先而不思孝者乎。然仰觀幽明之間。默察歆享之意。要必有所攸在。果何在哉。自常情觀之。三牲以祭。神難以格。豈詩章所能動。百禮既至。神未必降。豈樂音之所能感。吁。爲是說者。是未知詩樂備舉之功用也。蓋感鬼神者。莫近於詩。格祖考者。無過於樂。又聞之禮曰。冑子主祭。蓋支子不祭。祭則

必白於宗子。所以歌是詩而奏是樂者。唯胄子可主之。宮商相宣。律呂相應。歲事於祀。詩播樂和。神人咸賴。非細故也。蓋大樂與天地同和。必與天地同節。和聲既形於詩。而舒以徐之。則悠揚涵泳。其趣雋永。而樂之本。於是乎立。其天地節而萬物順之象乎。神之聽之。來享來格。必矣。相子肆祀者。云胡不喜。和氣既暢於樂。而秩以序矣。則抑揚高下。其節清雅。而樂之義。於是乎肅。其天地節而四時成之象乎。神如有聞。其來燕來甯。必矣。肅雍顯相者。云胡不樂。是知神人之心。未嘗不和。特患無詩樂以達之耳。帝舜命夔典樂訓胄子。使知聲詩樂音。有關於神人甚重。爲胄子者。所宜習熟於平時。謹勿以聲音之末而忽之哉。稽之當時。解民慍而阜民財。莫如南風之歌。格神明而來儀鳳。莫如勅天之歌。今也胄子侍側。耳聞目擊。宜足以感發其良心。成就其美質矣。及專命夔典樂訓胄子。言詩必及樂。言樂必及律。自詩而樂以永之。自樂而律以和之。然卒歸於神人以和。何哉。蓋詩爲樂之本。心聲始發。可與言詩。然必歌以導之。則不至於迫。樂爲聲之文。樂聲既暢。俾知所裁。非律不可。不協以律。必至於流。歌以導之。律以節之。六節協而有度。八音諧而中倫。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感動神人之念。藹然可掬。積習之久。德性日彌。異時圭鬯。庶無曠闕。帝舜一念。淵乎旨哉。雖然。勅天之歌。虞舜作樂之本也。故舜之韶。雖不可得而聞也。舜之歌。猶可得而詠。故韶樂雖亡。而有不亡者存焉。三代之時。孔子聞之於齊。而猶三月不知肉味。況胄子之親炙者乎。不然。夫子何以教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及顏淵爲邦之問。又必曰。樂則韶舞。

大禹謨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敎惟歌。

饒士謙

六府無不修，而三事無不和，則九功各由其理，而斯民自樂其生矣。夫六府者，財賦之所自出，三事者，人事之所當爲。聖人因其所當修者而修，因其所當和者而和之，則六府無不修，而三事無不和矣。然猶未也，必也修之久，和之深，則九功各由其理之自然，而斯民自歌詠以樂其生矣。帝力何有於我哉。大禹謨云云，嘗謂生斯民者，天地也。養斯民者，聖人也。然其養民之政，則自有其序焉。何也？養民之政，曰六府三事而已。以六府分而言之，則曰水、火、金、木、土、穀，以三事分而言之，則曰正德、利用、厚生。自其既修既和之後而言，則謂之九功。自其既敘之後而言，則謂之九敎。是雖皆以六府三事言，而其先後之得名，已不同矣。曰修者，得其理也。和者，當其理也。至於敘，則由其理之自然而歌，則九敎之感於人而詠於歌者也。是其爲效，又有淺深之不同也。故必六府無不修，然後三事無不和，三事無不和，而後九功無不敘，九功無不敘，然後九敎無不歌。此神禹養民之次序，而亦舜之所當知也。此其所以拳拳爲舜告歟。今夫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天道之自然也。禹之於此，非有心於修之也。不過順其水之性，則火金木土之性無不順，而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若夫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工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此人事之當然也。禹之於此，非

有心於和之也。特使之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夫如是則富之教之。兩盡其道。而作君作師之責。無餘蘊矣。聖人於此。復何爲哉。其於九功也。不過聽其自然。而不汨陳以亂其常耳。迨夫歲月之久。修和之深。則九功各由其理之自然。而修與和又不足言矣。是故當時之民。莫不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耕田鑿井。以利其利。含哺擊壤。以樂其樂。雍容自得之意。溢乎詠歌舞蹈之間。是蓋孟子所謂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也。至此則九功也。民也。聖人也。各安其理之自然。而天下亦無待於聖人。聖人亦無事乎天下矣。雖然。安樂者常情之所易怠。而聖人之所深憂也。故必戒之用休。董之用威。然後勤於是者。知所勸。怠於是者。有所懲。然猶恐其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也。故又勸之以九歌。而後已成之功。得以久存而不壞。吁。亦可見聖人乾乾不已之心哉。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允賴。時乃功。

敖巨卿

聖人以大臣之言。蔽一辭而不疑。正以有三才之功。被萬世而不朽。夫聖人豈輕於諾人之言哉。亦於其功之不可窮者驗之耳。是以帝舜於大禹之言。一俞之外。無他辭。誠以大禹治水之功。有以使天地平成。萬物咸遂。六府三事。翕然修和。不惟當時賴之。而萬世之下。凡得以相生相養者。實嘉賴之。禹之功如此。則禹之言又何疑哉。禹謨曰。云云。自唐虞都俞之風不傳。而後世莫不以帝之命禹者爲輕信。吁。亦孰知舜之所以俞禹之言者。俞禹之功也。惟其功出於帝之所誠服。故其言出於帝之所無疑。禹

之功亦非待俞之之際而帝始信之也。一旦因禹之言而益以明禹之功。使禹知夫一俞之決。所以無疑於爾之言者。蓋以其有此不朽之功也。有此不朽之功。則不特上之俞之。而心實俞之也。何也。方其洪水橫流。汎濫天下。五行以鯀而汨。六府之修何望。彝倫以鯀而斁。三事之和何由。此時此際。地固不得平。天固不得成矣。今也懷襄以除。鑽燧以時。水火之所以常修而勿壞者。禹也。釜飢而饗。耒耜而耕。金木之所以常修而勿壞者。禹也。土爰稼穡。天下享生生無窮之利者。又禹也。三綱五常。昭如日星。正德之所以常和而勿壞者。禹也。工作什器。商通貨財。利用之所以常和而勿壞者。禹也。衣帛食肉。不飢不寒。厚生之所以常和而勿壞者。又禹也。禹之功。參之天地而無窮。施之萬世而不泯。則夫前日陳德。惟善政之言。而帝一俞之外。無疑辭者。非輕信於禹之言也。信其言者。正所以深信其功也。嗚呼。大禹治水之功。固不待言。而帝之深念其功。則有可言。不曰成允成功。則曰嘉乃丕績。是帝之俞禹。不徒在於議論之間。而實在於事功之盛。有此功。則不特政在養民之謨。帝略無纖毫之疑。雖慎乃在位之語。帝之俞之者。猶夫前日。愚於此。重有感於禹之功矣。厥後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奕奕梁山。維禹甸之。咸見詠於周之詩人。則神禹雖沒。而瞻豐水者。禹功常與之同流。仰梁山者。禹功常與之對峙。及其後也。河洛之思。聞樂之嘆。美哉禹功。亙萬古如一日。帝如之何而不美之也。雖然。帝之與禹。義則君臣。親猶父子。其心孚意契。固非一日。是以不特大舜於禹之言。決之一俞。帝有臣鄰之喻。禹卽俞之。帝有股肱耳目之寄。禹又俞之。帝之俞禹。非勉焉以爲俞。禹之俞舜。非面從而爲俞。又嘗求之終篇。臯陶賡歌。帝

非徒俞之。且拜以俞之。真可想見君明臣良之氣象矣。故愚始以帝之俞。由於俞之言爲功。終則以俞之決。出於君臣相傳之懿。嗚呼盛哉。

皋陶謨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

人君戒自逸以率人。必其所謹者微。人君戒非才之廢職。蓋其所係者重。夫一人者。邦君之所視效。而百官者。天事之所付託。故萬幾之來。則當戒謹以圖之。不可以時之至淺而忽其微也。庶官之布。則當審擇而任之。不可以時人之徒具而曠其事也。一幾之不謹。則逸欲或開。而邦君無法。一臣之輕用。則職守或乖。而天事無所寄。人君正德而率下。代天以理物。可不深戒之乎。云云。上之所爲。下必效之。天之所欲。人代爲之。故動不可不致其慎也。苟動而不致其察。吾恐時雖至淺。而幾之來者。蓋甚衆焉。其患或至於形著而難圖矣。逸欲少開。又何以爲邦君之師乎。任而不致其慎。吾恐其人雖徒具。蓋甚罕焉。其事必至於曠廢而不舉矣。職守必乖。又何以爲天工之代乎。人君爲諸侯之師。則其事之當謹者。在微。人臣爲天工之代。則其職之所係者甚重。故旣曰無教逸欲有邦矣。而必繼之以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焉。旣曰無曠庶官矣。而必明之以天工人其代之焉。咎陶之忠告於君者至矣。夫諸侯取法於天子。而天子爲法於諸侯也。率之以勤而不以逸。則有邦者。皆知所則。倣而爲勤。先之以儉而不以

欲則有邦者。皆知所觀感而爲儉。人主之於一身。又安可不常致其省察之功。以爲逸欲之防也哉。必也兢兢然而戒懼。業業然而危懼。一日之間。旣不可謂時之至淺也。二日之間。又不可謂時之猶淺也。當念夫庶事之幾。而其來者至於萬焉。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謹防人欲之將萌。而惟恐思慮之所不及。又何逸欲之或間乎。夫如是。則人君盡其道。而可以爲邦君之師矣。庶官代治於天事。而天事寄治於庶官者也。非具其官之爲喜。而以稱其官爲喜。非無其人之爲憂。而以非其人爲憂。人主之於羣臣。又安不常致其任用之愼。以求職守之實也哉。必也深味夫無之一字。力戒乎曠之一詞。內官之任。固不容一事之有曠也。外官之任。亦不容一事之或曠也。當知夫上天之事。其代者實賴於人焉。天固有不能自爲者也。職曰天職。祿曰天祿。建必惟賢。位必惟能。求盡人事之當然。而惟恐輔相之有所未至。又何職守之或乖乎。夫如是。則人臣稱其任。而可以惟天工之代矣。嗚呼。人主以一身爲天下之法。尤當以一心察天下之幾。尤當以庶官兼天下之務。咎陶陳謨。因無逸欲而推至於兢業萬幾。則極其精密。自無曠庶官而申及乎天工人代。則極其著明。實欲帝舜念茲在茲。無頃而或忘也。異時大廷賡歌。首曰惟時惟幾。是卽一日二日萬幾之謂。三考黜陟幽明。蓋惟恐庶官之或曠。而天工之莫代。亦未必非因咎陶之語而益加警勵也歟。吁。此所以爲唐虞之君之盛也。